



# 葉童x黃德斌 攜手演繹《唔講得》

香港電影金像獎影后葉童與資深演員黃德斌，將首次攜手合作，在進念·二十面體所呈現的最新劇作《唔講得》中領銜主演。在這個黑色喜劇中，二人將一步步揭開日常表象下的驚悚真實，呈現現實生活中的一地雞毛。人與人之間，真的無法溝通嗎？噓，「唔講得」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●圖：進念·二十面體提供



掃碼聯片

## 走入沒有硝煙的人心戰場



●《唔講得》講述人與人之間的複雜關係。

《唔講得》的原版劇本，是由上海話劇藝術中心藝術總監、國家一級編劇喻榮軍自編自導的話劇《不可說》。該劇於2023年首演，故事從一對夫婦無法溝通的日常生活展開——事業有成的腦科醫生夫婦小心翼翼地維繫着脆弱的婚姻。他們看似在溝通，卻總是在爭吵，兩人的兒子似有似無地在兩人的生活中遊蕩。隨着一位大學同學的來訪，一個個謊言漸次被揭穿，這個看似正常的家終於逐漸瓦解，成為空無的廢墟。

### 在劇場引入5.5G技術拉近距離

這次的廣東話版，由進念·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胡恩威親自改編與執導，由資深演員葉童、黃德斌、進念創團成員楊永德，以及世界口琴冠軍李俊樂主演。更獲得曾多次榮獲香港金像獎最佳美術指導與服裝設計獎，並獲提名奧斯卡最佳服裝設計獎的奚仲文擔任造型設計；著名電影監製及經理人陳善之擔任監製。

而除了新鮮的演員組合外，這次演出自然也將呈現進念一向擅長的舞台效果，劇團將與和記電訊（香港）有限公司聯手，於香港首次在劇場中引入5.5G網絡技術，讓觀眾用比5G快接近10倍的網絡體驗即時手機影像，打造演員與觀眾最親密的距離。再加上沉浸式的影像與聲景打造，《唔講得》中的人心戰場將會以更加新穎的方式展現。

### 劇本深入展現人性

葉童說，甫一接觸劇本，便覺得很有發揮空間。「劇本很豐富，雖然人物不是很多，故事也就在一間屋子裏面發生，但是很多內心世界的展現。」她笑道，裏面關於一對老夫老妻日常生活的描述及兩人的對答，都讓她會心微笑，「好像在講我自己啊。兩人有默契之餘卻又處處挑剔對方，中間呈現出很多內容。作者對夫妻相處很熟悉，了解他們的交流方式。」她又形容，劇中的四個角

色互相之間形成很多種不同的關係，為劇作帶來許多不同的方向。「劇本不是純粹一個故事那麼簡單，有很多人性的挖掘在其中。每次我去探討劇本，都有新鮮的方向。」

與葉童搭檔扮演醫生夫婦的黃德斌則說，除了內容，他覺得劇本的寫法也很有意思。「裏面的時間不是線性的，可能是回到過去，又好像是呈現另一個時空，很有趣。」時空的穿插呈現為演繹帶來挑戰，而看似平常的生活場景也並非容易完成，「從某程度來說也帶來很大的挑戰，比如內容和對白好像很生活化，但正是這種日常處理起來很有難度。」

兩人雖然沒有看過原版的普通話劇本，但對廣東話版改編都讚不絕口。葉童覺得廣東話版有很多字句的組合很有趣，在香港用廣東話來講這個故事更加「到肉」，裏面很多黑色幽默的地方也能更加鮮活接地氣地傳達。「在戲裏面我的角色有很多層面，」她續說，「我們是一對腦外科夫婦，但我也是一個太太，一個媽媽。我對現實有很多不滿意的地方，對感情生活也有很多的追求。雖然角色看來幸福，但其實心中有諸多不滿。兩人的摩擦也有很多趣味在其中。整個劇遊走在現實與虛幻之中，因為我一直其實也生活在某種虛幻中。」

劇中呈現人性的陰暗面，是隱藏在看似平淡日常生活中的虛假、空洞與暴烈。黃德斌形容，裏面有許多「得意和奇怪」的東西，要細細去磨，去體驗；配合導演的表演手法，最後會是驚喜的呈現。

### 演舞台劇如一氣呵成打功夫

葉童與黃德斌，二人都是影視劇中的行家裏手，登上戲劇的舞台，又有什麼新的體驗呢？

葉童笑言，不妨用「打功夫」來比喻，「對於演員來說，舞台劇可以一口氣將整套功夫要出來，很流暢，很舒服——我知道每一招是怎麼使出來的，打完之後會覺得『條氣很順』。但是影視呢，是將這套功夫拆解了，逐個動作去呈現，還經常打亂了次序。雖然我知道整套拳是怎樣的，但到底最後呈現出來是什麼樣子，我其實都要和觀眾一起坐在戲院中看才知道。所以這不在我的控制範圍內，要交給導演和剪輯師去處理。但在舞台上，大部分我都了然自己的表演如何呈現。我覺得這很有趣，很好玩。」

黃德斌則說，影視作品用鏡頭講故事，舞

台則很靠演員配合燈光和影像等去展現，「觀眾看到的可能是一個很大的畫面，他們要自己去找其中自己想看的東西。影視觀眾則跟着鏡頭來看，體驗會很不同。而在舞台上，我們的表演也是一氣呵成，同時又要很留意一些節奏上的控制，感覺很不同。」他認為舞台挑戰在於演員一出场，便要在氣場上掌控整個空間，「要很準確，要能抓住觀眾的注意，觀眾是一直跟着你的呼吸、停頓的。」他笑言有時不免也有stage fright，「但這就是live表演的獨特之處。出場前的緊張，出去後的表現，每次的狀態都不同，氣氛也會不同。」

「但其實我們做錯什麼觀眾也不會知道。」葉童笑着插話，「所以不要太緊張，太緊張有時是因為自己還沒有準備得很好，是一種心理因素。所以舞台另外一個很大的吸引就是促使我們去提高自己的心理素質，怎麼在一個陌生的環境，或者很緊張的環境中仍然保持一種淡定。出錯的時候就馬上忘記它，做戲就是那句話：『The show must go on。』」

## 葉童：舞台讓演員吸收養分



●葉童（右）與黃德斌

陳藝攝

近年來，葉童積極嘗試舞台角色，早前便在鄧樹榮的全女班《李爾王》中出演。那是個無言劇場，全靠身體能量的爆發來呈現角色，葉童的表演可圈可點。她說，自己希望在表演上發掘更多的可能性。「劇場是一個很好、很能夠給演員吸收養分的地方。在這裏，真的可以慢慢地去創造一個作品出來，相對來說時間充裕很多。大家投入的感受、發放的能量等都和其他演藝工作不同。我很享受劇場的運作，雖然時間比較長，也比較累，但是會有很多得着。比如《李爾王》，到現在也演了20多場了，但是在每個地方每個城市，每次演出都有不同的感受，不只是對戲的感受，對自己狀態的感知也是。這是很不同的體驗。這次也是，綜合我過往那麼久的劇場經驗，給我更大的信心去接這次的戲，也期待呈現給大家一個不一樣的自己。」

她說，每次踏上舞台，她總喜歡去感受每個劇場不一樣的空間，「周圍的空氣、空間的闊度……我盡量將身體的感官和細胞打開去感受。當我每走一步路，每說一句話，其實都是在感受那個環境。我的對手、布景，甚至是觀眾，都好像已經成為整個場景的一部分，令到我在劇場中很舒服。」



●《唔講得》演員排練中。



●李俊樂亦將出演。

《唔講得》  
日期：11月14日至16日 晚上8時15分，11月16日至17日 下午3時  
地點：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



攝影：Eric Hong Yin-pok

## 給每個人心裏的小孩子 ——談《給美狄亞的男孩們》

●文：梁偉詩

●《給美狄亞的男孩們》劇照

相信很多觀眾都被《給美狄亞的男孩們》的小演員吸引入場。《給美狄亞的男孩們》的確演奏表演藝術所有吸引人的元素——古希臘悲劇底本、現代新視角重閱經典、可愛的小朋友、挖掘孩子豐富內心世界、反思成人世界價值的單一等。而我卻奔着那些充滿詩意的畫面成為座上客。線條化的紅船、沉鬱的黑紗，似乎把耳熟能詳的古希臘悲劇《美狄亞》，抹上一層層抽離的詩意。

對於《美狄亞》最簡單的描述，就是家庭暴力、倫常慘案。妻子為報復丈夫的背叛，狠心將兩名親生兒子殺害，作為對丈夫變心的懲罰。這種殺敵八百、自傷一萬二的做法，儼然是古希臘版《天水圍的夜與霧》，匪夷所思。廿一世紀重新審視這宗倫常慘案，很容易發現《美狄亞》的故事原是建基於沒有現代法律觀念的世界，每每以個人意志解決私人恩怨、婚姻危機和家庭問

題，甚至出現「復仇過當」的悲慘結果。古希臘時代亦缺乏所謂「兒童權益」的觀念，幼童很自然被視為父母的附屬品，可被隨意操控生死。正如日本思想家、批評理論家柄谷行人，很早就提出「兒童之發現」，指出「兒童」的概念由現代社會投射出「真正的孩童」才出現，現代教育體制、兒童文學便伴隨而生。「兒童」必須接受教育及受到保護，更是現代法律的保障範圍。

走筆至此，可以想見《美狄亞》故事可以開發的緯度實在非常非常多。如台灣當代傳奇劇場早在九十年代，便將之改編為《樓蘭女》。《樓蘭女》講述「美狄亞」說服丈夫，讓兩名兒女將浸毒的黃金冠袍作為結婚賀禮送去給情敵，新娘穿戴後毒發慘死。「美狄亞」更手刃一雙親生子女，鑄成人倫悲劇。《樓蘭女》將故事原型中兩名幼子，改動為一子一女，將現代人「幸福家

庭」的想像顛覆，令稚子的犧牲特別令人痛心。晚近希臘舞蹈大師 Dimitris Papaioannou 的《MEDEA》，着重在構圖和隱喻上重新演繹，強調女主角的動靜、造型如同蜥蜴，取其涼血動物的心狠。美狄亞殺兩子場面，乾脆將套在左右手上瓷娃娃互搥擊碎，任由娃娃體內紅色紙條噴灑四周。

相對來說，《給美狄亞的男孩們》差不多完全聚焦於小朋友的天真萌樣、多才多藝和天馬行空的想像力。劇場的開端架式已非「說故事」。《給美狄亞的男孩們》由《美狄亞》原故事的結局為起點，五名孩子坐上紅船渡冥河，童稚的聲音、互相嬉鬧的歡笑、livefeed的投影、五名孩子solo的才藝表演和自述，觀眾很快便完全投入現代小孩子的想像和腦力無疆界。可是小朋友的篇幅雖可愛卻十分拖沓，甚至與《美狄亞》故事完全割裂。美狄亞夫婦的年輕版，每人只有一小段現身，抒發喪子之痛和復仇妻子的哀慟。

其餘時間他們的身份便是男/女船夫，跟小朋友做遊戲。

幸勿誤會，我沒有反對以小朋友為敘事者或視點，反而小朋友作為編作演員，表演和談吐都十分真誠、得體，也看得出背後家庭的悉心培養。

我更關心的是，《給美狄亞的男孩們》如何深化或轉化《美狄亞》故事，令觀眾對《美狄亞》故事有豁然開朗的嶄新體會。當演出時小朋友會吹長笛、演奏土風、彈電子結他，夾band和打劍道，我們除了讚嘆小演員的優秀，馬上只能想到現實生活中有更多的「美狄亞」，礙於主觀客觀條件，無法讓子女從小接受優質教育和才藝培養，或逐水漂流或試試運氣，看看能否擺脫階級的循環。

從《給美狄亞的男孩們》為起點，我特別重新聽回彭羚《給我愛過的男孩們》。前者是劇場作品，後者是千禧年前當紅女歌手「告別童稚」的婚前自白。兩者看似千差萬別，實則同樣關懷住在每個人心裏的小女孩、小男孩——

「我傾慕過的牽掛過的傷害過的掙扎過的  
謹將這首歌獻上給我從前每個男孩和盛放的花朵  
想像過的得到過的等待過的失去過的  
祝我幸福快樂也冀盼每一個都好像我  
那不愉快的不算差的不後悔的不結果的  
謹將這首歌向每一個男孩致意從前陪着我一樣優  
不實際的不見光的不便說的不記得的  
祝我幸福快樂我愛過每一個請保佑我——共勉之。」